

相思樹



物讀俗通衆用

7

行發合聯 局店書益廣 上海

247.2

55-7

02/02

55

基



樹 思 相

編著者 辛

繪圖者 董

天

聯合出版

廣益

書局

聯合發行

廣益

書局

總經理處

通聯

書店

上海福州路二六九弄十號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口號

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出版

基 價 一 元 五 角

總序

通俗小說故事，一向擁有廣大的讀者，是接近大眾，而為大眾所喜愛的讀物。然而流傳廣遠的舊有通俗讀物，其情節曲折，固然為人民大眾所「喜聞樂見」，而檢討其內容則大部份存在着封建甚至具有荒誕、迷信、色情等毒素，是違反了人民利益的。

怎樣的改進通俗讀物是值得研討，而且是目前的急要工作。我們以為就舊題材重編改寫該是改進方式的一種，因此集合了朋友們，來從事編印這一套『新型』的通俗讀物，取材於吾國的歷史故事、民間傳說、以及各種戲劇、鼓詞、彈詞等民間文藝，試以新的觀點重加編譯。寫作體裁則側重於人民大眾所習慣閱讀的章回舊體，文字力求簡潔平實，使大眾容易看，容易懂。但亦間有數種，採用了較新的文藝體的寫法，目的是提高和更換讀者的目光。

爲了增進讀者的興趣，對於插圖特別注重。

通俗讀物改編的工作，我們正在嘗試，還在摸索的階段，出版物中必然還有許多不妥當的地方，或者錯誤的觀點，因此渴望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和愛好通俗文藝的讀者，多多地給我們指示意見，以便修訂。並希望每一種書能够於再版時都有一些改進，使得本叢書逐漸地成爲『集體性的創作』成爲完美的『定型本』。——這是我們的願望。

① 九件

衣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⑪ 連環

套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② 漁夫

恨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⑫ 三上

轎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陳履平圖價一元五角

民

③ 三打祝家莊

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胡旭光圖價一元五角

⑬ 白娘

子 姚昕編著 基一元五角
江棟良圖價一元五角

衆

④ 野豬

林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胡旭光圖價一元五角

⑭ 牛郎織女

姚昕編著 基一元五角
江棟良圖價一元五角

通

⑤ 梁祝哀史

汪淵著 基一元五角
水天安圖價一元五角

⑮ 花蕊夫人

姚昕編著 基一元五角
胡旭光圖價一元五角

俗

⑥ 借紅

燈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謝之光圖價一元五角

⑯ 綠珠墜樓

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讀

⑦ 相思樹

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⑰ 艷陽

樓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物

⑧ 鴛鴦

劍 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許正平圖價一元五角

⑱ 節烈千秋

季小波編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=

⑨ 紅娘

辛人編著 基一元五角
陳丹旭圖價一元五角

⑲ 芸娘

姚昕編著 基一元五角
江棟良圖價一元五角

⑩ 將相和

汪淵著 基一元五角
董天野圖價一元五角

⑳ 雪裏小梅香

姚昕編著 基一元五角
水天安圖價一元五角

相思樹

-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 |
|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一 | 選宮女韓憑得姻緣 | 賦驪歌魂斷洞房夜 | 繡魚書線串相思淚 | 充侍詔鳳姑入禁宮 | 封侯夢衣錦喜還鄉 | 拾錦東梁伯進讒言 | 徵妃子貞娘逢浩劫 | 斷義舌血濺牡丹院 | 逼休書韓憑遭毀面 | 寄襟書鴛鴦雙絕命 | 聘聲色宋王空寶庫 | 伐大樹血屍祭冤魂 |
| 一 | 四 | 八 | 二 | 一 | 四 | 七 | 一 | 二 | 二 | 六 | 二 | 五 |

相思樹

辛人編

一 選宮女韓憑得姻緣

絲蘿乍結 歡情正洽 覓封侯心碎陽關曲 燈下魚書 三更盡泣紅雙目 到天
光淚還斷續 無端落職 無端蒙羞 逼休書虎追狼逐 絕命鴛鴦 請合塚留
詩襟幅 抗君王魂歸箭簇

戰國時候，宋國河南商邱縣地方，有一個韓憑，父親是個宿儒，早在韓憑幼年亡故了，賸下母子兩人，形影不離，相依爲命。韓憑侍奉母親，頗盡孝道，雖然家境清寒，却没有半點寒儉的樣子，眉清目秀，風度瀟灑，對人和藹可親，素爲鄉里所稱道。隣家有個姑娘，名喚息貞娘，幼時曾和韓憑同窗讀書，兩小無猜，耳鬢廝摩，兩人已是心心相契了。這貞娘生得眉似遠山含秀，目如秋水欲流，真是個千嬌百媚的美人。她和韓憑在一處，可說是一對臨風玉樹，十分相配。後來彼此都成人長大了，貞娘已經棄了書卷，祇在家裏做些針線事情，來消

磨日子。韓憑這一日在房中讀書，想到貞娘，就悶悶不樂起來，不覺嘆道：「貞妹，我們近在咫尺，就像遠隔了一條鴻溝，彼此都不能隨意相見！我想前來看你，又怕別人笑我輕狂無禮，這真使我苦悶煞了。」他這樣如癡如醉的自言自語，不覺精神恍惚起來，朦朧之間，忽見貞娘悄悄地踱進房來，韓憑慌忙起身迎接，見貞娘已出落得更嬌豔動人了，心內真是驚喜萬分！忙上前施禮道：「多時不見了，不知甚麼風兒送貞妹到這裏來！我正在納悶，如今來得正好，我們且坐下來談談離情別緒吧！」那貞娘只是盈盈微笑，抿着嘴唇不作聲。韓憑見了發急，正待去扯拉貞娘的衣袖時，耳邊



「！得曉你給信喜個報來我」：道笑僮書

猛聽得有人喊道：「相公醒來！」韓憑睜眼望時，見是書僮站在一旁叫喊，陽光已爬上了竹簾，原來是南柯一夢，不覺大失所望。書僮問道：「相公因何睡着了祇顧說話？」韓憑正做好夢，平白被他吵鬧醒來，心中氣忿不過，怒道：「我祇是打個瞌睡，你來吵鬧甚麼！」那書僮笑嘻嘻的說道：「你不要嗔怪，我特來報個喜信給你曉得！」韓憑道：「甚麼喜信？」那書僮道：「我在堂前走過，聽得隔壁的李媽媽和老夫人說話，言道息家的姑娘，年齡已經不小，要擇個中意的夫婿，息老夫人去問貞娘意思，貞娘回說若非韓家相公，寧願終身不嫁，故而挽李媽媽前來說合，說是越快越好，明日便要成親，一切聘禮都不收取，但求今日便辦起喜事來。」韓憑聞言，心中大喜，但想到婚姻大事，那有如此草率之理，其中必有緣故，便急忙趕到母親房中來問，韓老夫人見兒子走來，便含笑道：「我兒好造化，半空落下一個好媳婦來。」韓憑故作不解的回道：「母親此話怎說？」韓老夫人道：「說來真是一喜一憂，喜的是我兒平白得了媳婦，憂的是民間又要不安了。」韓憑道：「但不知憂從何來！」韓老夫人道：「我兒不知，祇因宋王又要向民間徵選妃子了！」韓憑道：「難道宋王有了三十六宮，七十二妃，更有三千宮女，難道還要選什麼妃子？」韓老夫人嘆道：「宋王原是個

好色之徒，宮中縱有美女，一旦厭棄，也就變成醜女了，所以派了許多供奉官，四方八處去選取民間女子，若有幾分姿色的，免不了要送進宮去。息家伯母聞得這個消息，惟恐貞娘被選，到那時母女分離，一生就再難相見，故而趁早安排，方纔李媽媽前來說媒，我已取玉珮一雙爲聘，明日便要迎娶，若是官差一到，此處十八歲以上未曾出閣的女子，都得登上名冊，聽候使官評審，像息家姑娘，長得才貌出衆，若教使官見了，一定被選入宮，到那時候，就萬萬來不及了！」韓憑聽說，吃了一驚，急道：「既是如此，」事不宜遲，今日就得挽請鄉隣前來幫辦喜事纔好。」韓老夫人道：「我兒所說不差，你就去走一遭，家裏自有我來打點。」韓憑應聲出房，韓老夫人又喊將回來道：「你等成親以後，總算了却我一樁心事，但是你十年窗下苦讀，指望龍虎際會風雲，求得一官半職，也好供養家庭。韓憑道：「孩兒省得。」韓憑退出房來，出門去央人辦理喜事。

二 賦驪歌魂斷洞房夜

到了次日，衆鄰居友好，聞得韓憑和貞娘要結親，都來幫辦喜事，人多手衆，不消一個

早晨，堂上便裝置起來，到處張滿喜燈綵球，鑼鼓笙簫一齊吹打，好生熱鬧。到了傍晚，韓憑換了新衣，打扮齊整，隨着綵轎去息家迎親，息家也是張燈結綵，賀客盈門。韓憑在堂上拜見了岳父母，一頂花轎，便把貞娘迎娶過來。回到家中，堂上燈燭輝煌，喜氣洋洋。新郎新娘交拜過後，由隣女擎燈引入新房，雙雙對坐，喜娘端過交杯酒來，韓憑一飲而盡。到了夜深更靜，賀喜的客人都已散去，祇有鄰女鳳姑還在房中相伴，見貞娘和韓憑並肩坐在床沿，兩下含羞無言，知道自己在傍邊礙眼，便對新娘道：「貞姐，該歇息了。」說罷，在新娘肩上拍了一下，帶着笑聲走了。韓憑偷眼觀



瞧四下無人，便起身到貞娘跟前，躬身一禮低聲說道：「貞妹，久別了，感謝宋王玉成你我一段好事。」貞娘忙檢衿還禮，滿面脹得通紅地回道：「官人少禮！」韓憑笑道：「我倆今宵已成夫婦，但願在天變作比翼鳥，在地化爲連理枝，生生世世永不分離！」貞娘道：「妾深願如此！昨日聽得媒人李媽媽言道，官人自幼讀書，並非爲了通達世務，明白道理，却爲了要做高官，要求厚祿，未知可是如此？」韓憑道：「貞妹所說甚是，不做高官那能榮宗耀祖，豈不屈辱了我這個鬚眉男子？」貞娘聞言，嘆息道：「於今宋王無道，暴虐百姓，你去求官，正是明珠投暗，以妾之見，還是不做官的好。」韓憑忙道：「這些話現在休去提它，我們忙了一日，精神也困倦了就上床安息吧。」說罷便替貞娘寬衣解帶，一同進入羅帳，這一宵正是歡娛嫌夜短，一刻值千金，兩人睡到東方發白起身。貞娘洗過臉，在鏡台前梳妝打扮，韓憑站在背後，看得出神，見貞娘待要描眉的時候，一手奪過畫眉筆來笑道：「待我來！」貞娘回眸嫣然一笑，分外嫵媚，韓憑便舉筆給她細細地畫起雙眉，正待要替她在髮髻上插朵宮花，聞得房外母親喊道：「我兒可曾起身？」韓憑和貞娘一齊應聲，就雙雙迎接出來。韓老夫人見兒子那般恩愛的樣子，心中又喜又悲，忽撲簌簌地掉起眼淚來。韓憑和貞娘

都吃了一驚，心中祇是狐疑不解，韓老夫人止住了眼淚，說道：「前村的驢夫前來說道，今日天氣忽然轉暖，恐怕河道的冰凍，一旦解開，要進京去，路上就多費時日了！必須在未解凍以前，渡過冰凍的河港，比較方便，所以爲娘進來要你今日就動身，進得京去，倘或能夠求得一官半職回來，也好榮宗耀祖。」韓憑和貞娘新婚初度，正在相親相愛的時候，聞得就要分別的言語，如同晴天霹靂，兩人面面相覷，半晌做聲不得，眼淚却像斷線珍珠似的掛下來！韓老夫人見了也覺傷心，勸道：「我怎不知道你們新婚夫婦，相思相愛，無奈家道貧寒，沒有依靠，全仗我兒撐住這個門庭！」又對貞娘說道：「憑兒求得官職回來，你便是位夫人，休怨一時短別，且去收拾行囊，打發你丈夫出門要緊。」韓老夫人說罷，就走出房去，貞娘奔上前去，一頭倒在韓憑的懷裏泣道：「官人，你此番出門，千里迢迢，定有三年五載的分別，我們祇好在夢裏相見了！」韓憑道：「貞妹不要傷心，你我像兩棵大樹一樣，迴環相抱，根枝相連，葉子相覆，永遠在一處，目前的分別，時日決不很久，轉眼就可相見。」貞娘道：「怎奈你我夫妻好比一對鴛鴦，一隻飛去了，剩下一隻熬受淒涼！」韓憑道：「貞妹休要向苦惱處去思量，有朝一日我得了高官厚爵，騎了高頭駿馬，衣錦還鄉，親

朋相望，一家團圓，那時間多麼快活啊！」貞娘見韓憑着了做官的迷，不禁苦笑道：「既然做官有這樣的榮耀，應該就去，路上寒暖要自己當心了！」此時韓老夫人又來催促起程，貞娘無奈，就去替韓憑收拾衣衫，打了行囊，送到韓憑面前，望着他止不住兩淚直流。韓憑也是雙目含淚，望了貞娘一眼，就忍心地提着行囊走出堂前，那驢夫打疊了一番，按好坐墊，韓憑騎上驢背，真是一步三回頭地依依難捨，韓老夫人和貞娘含着眼淚立在門口，遙望韓憑向黃沙路上緩緩走去。

三 繡魚書線串相思淚

韓憑騎了一匹瘦驢，後面跟着那個驢夫，往京城進發走了黃泥小路，翻過重山疊嶺，不一日，到了黃河岸邊，往日浩浩蕩蕩的流水，今日却被寒冰封凍起來，那驢夫見了喜道：「幸好未曾開凍，相公你我趕快走過去。」韓憑渡過了冰河，一路上曉行夜宿，行了一個多月，纔到了京城。韓憑進城，只見人烟稠密，商賈雲集，行人往來不絕，好不熱鬧。當下找個客店歇下，打發了驢夫回鄉，店小二見韓憑是進京求官來的，侍奉甚是巴結。次日便去拜

訪父親生前的好友，承蒙引荐，韓憑纔能够搬到招賢館去居住。原來這宋王自謂是天下英雄，一心想成就霸王之業，征服各路諸侯，把國內的男子抽去當兵，又征收苛捐稅雜，充作軍餉，連年不停戰爭，鬧得民窮財盡，怨聲載道。宋王最是輕信好殺，平日淫樂無度，因為想得個謙恭下士的美名，就設了個招賢館，專一攏絡一班貪圖富貴的士人爲他宣揚德政。韓憑進了招賢館，指望宋王召見，封個官職，不料一過三年，有如黃昏邊の日頭影，越下去越看不見了。這樣不覺又過了三年。一日，宋王駕臨招賢館，見他一表非俗，應對從容，就封他做了個舍人，平日閑散無事，祇是上朝應卯



而已。韓憑求得個不溫不飽低微的官職，心中甚是不滿，祇得再等下去。却說貞娘自韓憑進京後不覺已是六載，每當花晨月夕，想起丈夫來，不知偷彈了多少眼淚，夜裏睡眠時，抱着丈夫的枕頭，自怨自艾的又嘆息了一會，想得傷心，一夢總有三回醒過來。這天，鄰女鳳姑來看望貞娘，見她病厭厭的消瘦了，知道是想念韓憑，勸道：「貞姐，韓相公怕是還沒有求得官職，所以無顏回來，你且放過一邊，不要爲他勞形傷神了！」貞娘嘆道：「他說是早則一年，遲則三載便回，於今一去六個春秋了，音信毫無，我本當上京尋訪他去，怎奈婆婆年邁龍鍾，寸步離開不得，於今爲了想念兒子，也臥病在床上，教我一心掛兩頭，焦急煞人！」鳳姑道：「那末，你何不寄封信去，教他趕快回來。」貞娘道：「我有心寄個信去，但是一年中難得碰上個去京的便人，偶在一起，不是要投書費，就是把萬金家書當兒戲，教我有信無法寄！」鳳姑道：「事情湊巧，後村有個范老頭兒，有人雇了他的牲口上京去，看來明天一早要起程，他和我家極好，你快些修一封書信，明早我託他帶去就是。」貞娘喜道：「可要腳力錢？」鳳姑道：「這個定必不要，你去修起書信來，我先去關照他一聲。」鳳姑說罷轉身出去。貞娘滿懷高興，忙把寄書的事情到病床前告知她婆婆，就去房內搬來針

線剪刀，又揀到一塊白綾，馬上動手，剪成一雙魚形，就將紅線在上面一針針的繡起字來。貞娘繡到傷心的語句時，止不住兩淚橫流，心如刀割，繡到天黑，祇繡成數行字，便點亮紅燭，在燭光之下再繡，一直繡到深更半夜，想到夫妻恩情，邊繡邊泣，魚書上早已沾滿淚痕，低聲嘆道：「官人，妻子爲你千針萬針的繡滿相思語，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寄到你的跟前。你若讀了我的書信，想你也要斷腸流淚！」貞娘繡好魚書，眼睛已哭得似一雙紅桃了，自把魚書讀了一遍，覺得要緊話還有許多要說，祇是鷄聲報曉，東方已經轉白，又想到鳳姑所託的那個范老頭兒是不是忠實可靠，若是中途失落，豈不空拋一片癡情。貞娘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聽得有人打門的聲音，知道是鳳姑來了，心中十分高興，三脚二步出去把門開了，果見鳳姑領着一個鬚眉蒼白的老人前來，貞娘慌忙讓到堂上，鳳姑道：「貞姐，你可曾把書信修好，請託付這位范老伯帶上京去，他便要動身了。」貞娘轉身進房，取出魚書來，小心的遞與那范老頭兒道：「伯伯，多蒙看顧，帶信與我丈夫，因家道貧寒，沒有銀錢奉敬，此恩此德，祇好待來日圖報了。」范老頭兒接過了書信，仔細藏在袖內回道：「小娘子休要掛齒，這是便路傳書，不用謝得！」范老頭兒接過魚書退出門來，貞娘忙跟出門前相送，撲地跪在

塵埃拜道：「願老伯此去京都，一路平安。」范老頭兒急忙扶起道：「小娘子不要多禮，外面寒冷，快請進去，傳遞消息之事，都在我的身上，儘可放心！」貞娘謝了又謝，又別了鳳姑，纔回到屋裏，把此事告知了婆婆，婆媳兩人都自高興。

四 充侍詔鳳姑入禁宮

鳳姑自送范老頭兒騎上驢背，叮嚀了幾句，也轉身回家。一日晚飯後，鳳姑聽得門外人聲馬嘶，亂成一片，大門被撞得振天介響。鳳姑不知出了什麼大事，慌忙出來開門，祇見燈球火把照得通紅，有個公差一眼看見鳳姑，便對一個騎在馬上的官員道：「啓稟專使，這個村莊上，就是這個姑娘長得最好，還不會有婆家！」那個官員喝道：「休得大驚小怪，且進屋內說話！」一衆差役把那官員扶下馬來，到了草堂坐定，四下觀望了一會道：「把那個姑娘喚過來！」兩個公差便把鳳姑推到那官員的面前，一個公差在鳳姑面上掌着燈火，那官員在火光下細細端詳，不由哈哈大笑道：「果然是個美貌女子，王爺一見，定必中選，來人吶，請這姑娘改扮上轎！」鳳姑見了這許多兇狠的面貌，早嚇得魂不附體，身不由主地被